

春风文库

CHUNFENGWENKU



普雷沃

透明的爱



〔法〕弗朗索瓦兹·普雷沃 著

透 明 的 爱

葛 啸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在名著浩瀚的世界文坛上，这也许是一本微不足道的小书；在掩卷而思的读者心灵上，这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动人故事。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飞来横祸；热恋中的姑娘失去了美妙诱人的乳房。痛苦与隐衷折磨着她；误解与失望也折磨着他……然而，失去的固然可惜，得到的却难能可贵——爱神没有失望：他们缱绻如一，心心相印。

故事并不曲折，却引人入胜；情节并不新奇，却令人神往……

透 明 的 爱

Touming de Ai

【法】弗朗索瓦兹·吉雷沃 著

葛 啸 译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14,000 开本：787×960 1/2 印张：6 1/2 插页：2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752

责任编辑：张 英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李勤学

ISBN 7-5313-0038-9 / I·36

统一书号：10158·1132 定价：1.50 元

克莱尔感到闷热。她在玻璃间里俯视着会议厅，觉得自己宛然置身于一个固定的气球内，那球仿佛悬挂在众多专心致志听讲的代表们头顶之上。

轮到奥尔加翻译了。她便开始数听众中的秃顶……十二、十三、十四……然而，她并未取下耳机。她经常和奥尔加搭班。谁也不能保证在口译时不出现“漏洞”，在一个不知出处的生僻词面前缄默不语，让其遗漏……不，这回不用担心了，译题并不太难。因为，这次国际会议是几年来定期召开的旨在解决海洋污染问题的例行会议。几乎与奥尔加一样，她完全熟悉涉及这些问题的英语词汇。

十七、十八个秃顶……当她在等待替班的时候，奥尔加正用细微的声音继续翻译。

同声翻译是每半小时换一次班。当然，这工作既要求译员全神贯注，又要求译员对所译语言具备广博的知识。确实，英语对克莱尔来说，很久以

来便不再有什么问题了……于她，法语词的脱口犹如行云流水，有时甚至感到如同是她臆造出来的，对着传声器陆续说了开去，翻译的反应出自本能，不由自主。

然而，克莱尔并不喜欢词及其悦耳的声音，或是其涵义。可以这么说，词的内涵让她迷惑，而演说者又是通过语调来表达思想的。

译词容易，但译语调却另当别论了。克莱尔认为，一个译员应名符其实，应体会并尊重演说者的感情，在词汇以外需要听出演说者的心声，偶尔还要听懂其情感的呼唤。

即刻便要轮到她了。克莱尔摘下头巾，全神贯注于传入耳中的英文。演说者开始说出一个长句……她窥伺着，等待奥尔加用手指轻轻摁她，示意她接译下句，如同马拉松赛跑时接传火炬。

好了……克莱尔闭眼片刻，接译：“这些污染把我们带往浓度常常接近百万分之零点一的碳氢化合物之中，给我们提供难吃的海底产品。我们对其中最有意義的品种之一很感兴趣……既然它最终要进入食品行列。这涉及到金枪鱼不同的外形：红金枪鱼，白金枪鱼，舵鲣，还有……还有……”

还有什么？在四分之一秒里，克莱尔在记忆的海洋深处绝望地寻找Wahoo这个英语词的意思

思。这词似乎是开玩笑的意思。她在拍纸簿上勾出一个粗大的问号，可奥尔加却做了个令人困惑的表情……她也弄不清这个讨厌的Wahoo到底是什么意思。算了……不该为一个想不起来的词而漏掉其他。克莱尔鼓足了勇气：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

她继续翻译，未发觉几个被她逗乐的人将脸抬向了同声译间。

演说者准备结束他的报告了：

“……然而，这些数字发出了报警信号，这对哪种价值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

喔唷，总算结束了……轮到大会主席发言，他用法语讲话，这使她们俩得以稍微休息一下。

克莱尔抓起词典：

“告诉我，奥尔加……Wahoo……这玩艺儿是什么意思？噢，你看，原来是‘蓝鱼’，金枪鱼的一种……”

报告会结束了。大会主席通知她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

克莱尔与奥尔加迅速拿起衣物，边跑边笑，向过道冲去。这样小小的体育比赛每每重复：关键是要超过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到达电梯。涂着浅绿色瓷漆的巨大电梯打开了门，随之又威严地合上，就象一只饥饿的巨兽，贪婪地叹了口气。

自助餐厅设在大楼的最高层。克莱尔找了一

个精心消过毒的位置，那是她的癖好。她喜欢宽敞的玻璃门窗，从那儿可以看到极美的巴黎景色。

她更喜欢靠近窗户的角落里的桌子依然未被占据。按惯例，先要把大衣放在椅子的靠背上标出“领地”，接着便手拿托盘排队，“就象是去Sing—Sing”^①。这是克莱尔的话。她们俩边挑选饭菜，边与来往熟人打招呼。

与许多同声译员一样，克莱尔和奥尔加是“Free—Lance（雇佣游勇）”，可以接受私营社团的聘约。几年来，她们经常为Unesco^②工作。她们有自己的爱好，十分喜欢在重游故地时又一次看见巨大建筑物前那些熟悉的旗子，这些旗子五颜六色，总是朝同一方向飘动。她们把这种重逢叫作“回爸爸家”。总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令人放心的避风港，容许她们在紧张的气氛中平静地生活。

她们之所以选择同声翻译这个职业——这工作要求许多特殊的天禀，是因为她们都很向往旧金山大会，或是北京的专题座谈会。她们游历过许多地方，但她们的才华大多是贡献给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她们熟记日内瓦湖喷射的水柱，豪华的钟表店，浅褐色的巧克力，还有侍者

① Sing—Sing——纽约州俄西宁附近的州立监狱。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文缩写。



伺候的、装在小巧玲珑的长颈大肚玻璃瓶里的两种“十分之一”的白酒。

她们俩渴望旅游，在赞美巴黎残老军人院的圆形屋顶和艾菲尔铁塔时，用“回爸爸家”这句话自慰。

她们快活地坐在那儿，被眼下最为关心的事情强烈地吸引住了：奥尔加的新居。奥尔加刚迁居，有些事情需要去做，克莱尔便伸出援助之手。奥尔加为克莱尔的广博知识和非凡能力所惊倒。三周来，每个周末，当奥尔加疏缝帷幔的时候，克莱尔便满怀热情用黑油墨在帷幔上刷印标记，填没窟窿，清洗干净。“各负其责”，克莱尔说，“我不会针线活……”克莱尔是这样的女性，有建造者的天性。几个小时， she 就把糊墙的方格纸规划好了，只用一个卷尺，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布置浴室或厨房时，她知道应遵守的规格，并且知道电钻最后叩击的秘密和振捣过的混凝土的最大承受能力。她常说，人脑的四分之三指挥手的活动，不知如何运用十指的人是废物；在正常情况下，人脑只有四分之一发生作用。体力劳动让她高兴。奥尔加是她最好的朋友。

两个年轻女人用完了餐。

“你的天花板……色彩柔和吗？”

“不柔和……妙极了……”

克莱尔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片，说：

“喏，我给你列个购货单。明早六点我去你家……”

奥尔加接过单子，仔细看着：

“油漆……什么玩艺儿？”

“甘油酸，”克莱尔说，“很管用。这是一种水漆，不怕汽油滚筒的冲洗。”

“好哩……六号螺钉，六号销钉，瑞典混凝土吊钩……”

克莱尔打断奥尔加的话：

“这用于墙框……你不笨……可你用什么做工具呢？”

奥尔加笑了起来：

“你说笑话吧？我得弄一把榔头……嗯……还有……”

“我把我的工具箱带来，都是些杂七杂八的玩艺儿……漆完墙后，我给你打个书橱……钉上十九个板条……你等着……”

这时，有个男人端着托盘走近她们的桌子，其余两个位子依然空着。在这刹那间，克莱尔嚷嚷说认识这人，她曾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人的头颅。对了，她想起来了，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他坐在两个秃顶之间。他那张脸讨人喜欢，头发蓬乱，带着一副钢架眼镜，衣着色彩明快。克莱尔心想：一幅夏天的落日画。

那人的面孔的确很讨人喜欢。他用下颌指着



两把空椅中的一个，问：

“有人吗？……”

“有人。”克莱尔答道。

“是您？”

克莱尔极为狼狈，于是便想对他笑笑。真正盯女人梢的男人，既不会有如此惊讶的神情，也不会有孩童般的微笑。他坐了下来，将托盘放到桌上，用手指点着他挑选的沙丁鱼作为“入场券”。

“我想要一个Wahoo……可是他们再也没有了！……”

克莱尔格格笑了起来。

“我刚才被紧紧地插在那儿了！……Wahoo，鱼在漫骂。真滑稽；我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其实，这是一种‘蓝鱼’，金枪鱼的同宗。”

克莱尔思忖着自己为什么要回答这位先生。她还是挺谨慎的。如同那些习惯于独身生活的人，她总是留神那些并非鲁莽踏进她“花园”的男人。“这人真滑稽，”她在心里说。她从他的眼镜下面觉察到他亲切的目光，幽默与可爱混合其间。她似乎久已认识这位先生了。

“‘蓝鱼’在水银中火烧……这会不错的……”

奥尔加皱皱鼻子。

“喂！不要说了……劳驾暂停片刻。阁下忘了污染……更多的滴滴涕……更多的水银。仅仅

谈这个，会叫我们呕吐的。”

“您有道理……清楚……恰当……”

他合上双眼。

“您知道这个小小的游戏吗？听着……首先，是黑暗……接着，想象某个美好的东西……想得那么强烈，最终以领会结束。此刻，我望见一个小岛，非常之小。岛上有几棵椰子树……椰子树慢腾腾地摇晃着。蓝色的海面平滑如镜，天空呈玫瑰红。岛上有一间用棕榈叶编织成的小屋，一只狗在阴凉处睡觉。”

克莱尔被逗乐了，两眼注视着他。真是希奇古怪：这样说话和做事的方式，如此安稳的神态，这般慢条斯理的声调，毫不关心餐桌旁边的人，好象在众人面前用高嗓门说梦话是很正常的。

“您把眼睛闭上了？”他问。

“没有，”克莱尔回答，“我在看着您……”他微笑着把眼镜戴好。

“您理亏了……这小岛很美。休息吧……”

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吃着沙丁鱼。

“我告诉您，这是一个玩笑……但是完全严肃……人们看到那么多丑陋的或是伤心的事情……需要不时地创造另外的风光。每天在一个使您快乐的地方生活一刻钟，那会叫您感到舒服，会让您对生活产生好感。”

“我试试看，”克莱尔说。“一会儿您还会

议厅吗？”

“不仅要回去，而且我还要做报告。在我讲法语的时候，您可以袖手旁观了。”

“您是做什么的？”

“海洋学家……然而海洋太大了……我是专门研究浮游生物的，这玩艺儿非用显微镜观察不可。”

克莱尔把一个纱纸包着的小包放在餐桌上，从里面拿出卷边果酱馅饼。她先给奥尔加递去一块，将另一块分成两半。

“拿着，作您的餐后点心……这是巴黎最好的，是住在我家旁边的面包师傅做的。”

“谢谢……您太客气了……我叫西蒙，西蒙·德洛尔默。”

“我么，我叫克莱尔·卡斯特朗。”

“怎么，您看，”西蒙说，“我们俩就象是来这里签订某个秘密协定似的。”

奥尔加站了起来：

“克莱尔，你去吗？到约翰办公室去一趟……”

“走吧。”

克莱尔穿上大衣，提起手提包，吞下最后一口果酱馅饼：

“再见。”

“一会儿见……散会后我去看您……”

“啊！好吧。”克莱尔欣然允诺，并为应允这次约会而感到惊讶。

克莱尔注视西蒙片刻，嫣然一笑，继而便迈着轻盈的步子离去。他的目光追随着她，看见她举手摸摸头发，面部肌肉便抽搐了一下。“真滑稽，”他自言自语，“这么漂亮的姑娘，给人的印象是她缺少自信……”

在电梯里，奥尔加偷偷观察着克莱尔。她非常了解自己的朋友，克莱尔迷惘的神态让她高兴，一丝微笑掠过心头。

“这家伙真滑稽……”

“是呀……他叫西蒙……”

奥尔加目瞪口呆，很是惊讶：

“我知道他叫西蒙……你想想看，我也在那儿呀……”

下了电梯，克莱尔注视着奥尔加，随之哈哈大笑：

“真的，我真糊涂……我可能是沉浸在他那玫瑰色背景里的小岛的故事中了……”

约翰的办公室设在大楼的另一头，他是负责安排译员工作的。她们俩快步地朝那儿走去，脚步声在宽敞的走廊里回响。来到约翰办公室的门口，她们各自悄悄地把一封信塞进一个专设的信箱里：每当“雇用游勇”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推荐，她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回答。

她们俩几乎是跑步折回的。当报告会已准备继续进行时，她们才气喘吁吁走进同声译间。

会议从一个叫达努瓦的证词开始。他只讲了二十分钟，由奥尔加翻译，这样，克莱尔便有充裕的时间仔细观察会议厅，没费劲便又看到西蒙那乱蓬蓬的头发。他戴着耳机，做着笔记，眼睛片刻也不抬向同声译间。克莱尔对此极为诧异，心中略略不安起来。

达努瓦结束了报告。大会主席接道：

“我们再次感谢这位丹麦的代表先生！现在，让我们来听法国代表西蒙·德洛尔默先生发言。”

西蒙·德洛尔默！克莱尔柔肠百结，觉得一阵红晕升上面孔。“怯阵，”她想，“我为这个从不相识的家伙怯阵了……”她几乎无暇顾及这种令她心神不安的情感。当西蒙的声音通过耳机传来时，她激动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下来。这平稳而略带讽刺的声调与他吃午饭时的一样。她专心听讲，但却不知所云。随着西蒙“歌喉的乐声”的延缓，她似乎又听到了她从前喜爱过的、但已忘却的一首歌谣的副歌，那歌声令人宽慰，叫人安宁。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当孩童们得到宽恕和安慰时，悲伤逝去之后，往往便是这样叹气。

奥尔加从侧面看着克莱尔。她是克莱尔朋友

中唯一一个知道她生活中某些隐私的人。阿尔及利亚战争后，伊夫返回不久，克莱尔便同他结了婚。她喜欢他的脆弱，曾渴望治愈他确实损伤了的天真。伊夫所反对的战争的残忍景象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曾作过毫无希望的努力来驱除这些梦魇。然而，克莱尔的爱情、忠诚、耐心都不能弥合他心灵的裂缝。伊夫开始酗酒了。为了摆脱这种酒精和不眠之夜的疯狂，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尽了一切。她处处伴随他，在路上累得摇摇晃晃，无可奈何，因此往往只好请人帮忙把他领回家，并将他拖到他自己的床上。一天早晨，她出去跑了一会儿步，回来后，便发现丈夫躺在厨房，脑袋开花，手里握着把左轮手枪，鲜血溅在墙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自以为要对伊夫的死负责任。她理应制止他酗酒……那天早晨，她不该出去……她应当更加爱他，拯救他。

这场悲剧一下子使她失去了对命运的信心。在整整两年里，她一直与引起痛苦的、自认是报丧人的毁灭性念头作斗争。

她在居住突尼斯的父母身边避难，父亲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水坝。渐渐地，天空的色彩，流逝的时光，冷清的广场，赶集的人群，这一切使她在现实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可以忍受的现实，其挑衅性变得微茫了。



康复后，她回到巴黎，完成了学业，获得了英语学士学位。口译职业，旅游和与人交往的希望吸引着她。口译工作使她感兴趣，不安不再烦扰她空旷的心了。她曾与几个跟她有过短暂奇遇的未婚男子保持友情，但她往往无视被人爱恋，因为她并不钟情。

她那短短的头发，绿色的眼睛，脸上的雀斑，身体涌动的青春活力，都能很快博得男人的好感。

“我很快活，”她对奥尔加说，“……可是我——却——象——大——笨——象——，我——非——常——失——望……”

她嘲笑自己的这种傻里傻气的文字游戏。但是，奥尔加却知道是什么样的轻度精神失常掩盖了这种玩笑。

听着西蒙的声音，克莱尔的心便激烈地跳动着。刚一结束报告，西蒙便朝克莱尔这边看来，她向他竖起拇指，示意他的发言O.K.。

报告会在六点结束。克莱尔匆匆穿好衣裳，站在那儿看着正同达努瓦讨论的西蒙，似乎并不急于离去。奥尔加存心捉弄好友的优柔寡断：

“那么……你终于下决心了？……”

“对，这是真的……走吧……”

走到大门前，奥尔加建议，按老规矩去酒吧间喝杯茶，但很显然，克莱尔在等待着某个人。通

过宽大的玻璃门，克莱尔观察着西蒙的头发，反光的眼镜，侧影，步态。此时此刻，他所有的一切于她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奥尔加碰了碰她的胳膊肘。克莱尔惊跳了一下：

“待会儿，由我……还是由你来和我碰头，好吗？”

“可以……一会儿见……”

当西蒙在大厅里面出现时，奥尔加已经离去。他腋下挟着餐巾，几乎是在小跑，轻捷地闪躲着需要越过的人群。他终于来到克莱尔身边，微微笑道：

“十年来，您一直在等我……很抱歉……可这个达努瓦贪得无厌。走走好吗？……我只有五分钟，但每一瞬间都属于我们，不是么？”

克莱尔羞得脸上罩起红晕，苦苦思索着，却找不到一句轻松巧妙的趣语。西蒙轻轻扶起她的胳膊，就象搀扶一个陌生的老妇人横穿马路。她顿时觉得身心轻松，便迈着平稳的步子与他同行。但是，或许她还是应该说点什么吧？

“您的报告非常有趣……”

他停下步来，快乐地哈哈大笑，两眼死死盯住她……

“您有道理。在五分钟内是不能想出什么重要的事情……您明天有空吗？”